

永康路东起嘉善路,西至太原路,不但狭窄,且全长仅仅600多米,实在是一条平常的小路。我过去常常路过,来去匆匆,从来没有仔细地打量过她。近来,我突然对她刮目相看,走过路过,就会留恋地回望。

因为我知道了永康路上住过环球旅行家潘德明。

1930年6月,22岁的潘德明告别父母和姐妹弟弟,走出永康路上的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,走出兴顺南里,匆匆赶往北火车站。他赶到杭州,加入“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”,全团8人一起出发。步行团曲曲折折走到越南,由于各种原因,先后有7个人退场,最后就剩下潘德明——他只身一人,开始或骑自行车或步行的环球旅行壮举!

旅途漫漫,变幻莫测,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呢?

潘德明多次面临绝境,几乎丢掉性命。他的第四个儿子潘芹生告诉笔者,印度老虎很多,老虎最怕的是锣响,所以父亲总是带着铜锣前行。他有一天从早走到晚,找不到一个地方住宿,最后在一个从林里攀上一棵大树,把身体绑在树顶上睡觉。清早醒来,发觉树底下有一只大老虎,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,他拼命鸣锣,老虎吓得掉头逃跑了。

有一次他在信中告诉父母:“从波斯到阿拉伯,经过四百三十英里的荒漠,我冒险前进,费了六天工夫,才过了这难关,沿途除了我,不见有第二个人,这真要创立人类步行世界最大广漠的新纪录吧。”潘德明人在旅途,离家走得再远,父母家人总是他的绵绵思念。潘德明的孙子潘溯说,爷爷每到一个地方,最期待的就是看到父母家人的来信。他给笔者看了一封潘德明1932年3月31日的来信,那是他在耶路撒冷写的。信中说,“3月29日的早晨,我又到邮政总局内去看看有没有你们给我的信,这是我第三次进邮政局了。很快活的收到了你们2月15日所写的信。”他每到一地就写信回家,邮递员沿着永康路走进兴顺南里弄堂,把潘德明的来信或明信片,投递到他父母家人居住的35号住宅;潘德明的亲人在急切中阅读来信,了解他的行踪、人身安危和生活状态。

船驶得再远,总有返航的时刻。1937年7月6日,永康路上出现了潘德明的身影,他背着沉重的行李,迈着疲惫而欣喜的脚步,匆匆走进兴顺南里,见到了久别的亲人。离家7年,潘德明先后到达40多个国家,会见了20多个政要和名人,所到之处,媒体纷纷报道,华人同胞欣喜若狂。他从上海出发到美国,就步行11000多英里,骑自行车13000多英里,穿破皮鞋22双,平均每两个月穿破一双鞋;后来在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国的行程尚未计算在内。潘德明凭着一身勇气,凭着意志和毅力,历经万难,成为中国环球骑行第一人,为他和家人带来了声誉,为永康路带来了一份荣光,也为上海带来了骄傲。

潘德明回到永康路上的家,直到1976年10月18日因病逝世,始终没有离开过。如今,我在他生活40多年的石库门前楼采访,在他进进出出的弄堂口张望,仿佛看见他经历灿烂之后回归朴实无华生活的场景:他在石库门前楼精心绘制宫灯画,在弄堂口摆摊头为人烫洗衣服……

人杰地灵,永康路有潘德明和他的故居,因而有了特别的意义,有了别样的光彩。永康路,并不只是一条“网红”小马路,它就如上海许许多多的大街小巷一样,剥开浮华的外表,里面是人文底蕴,读不完、说不尽的传奇故事。

曾经我也很迷恋线上生活,交友、聊天、看电子书、刷各种社交媒体,衣物、日用品全靠网购,买菜与早点也是在某App上解决。仿佛大众的生活都依赖一根网线,展现在朋友圈里的也多是光鲜亮丽的一面。

慢慢地,发现大家不爱发朋友圈了,包括我自己。记得几年前,我有一周多没发朋友圈,老同学会特意问起,怎么啦,最近没见你,遇到什么事了吗?那会儿可能真的有点什么事,才会那么久不在朋友圈冒泡。而现在,我一个月不发朋友圈也不代表什么。相反,我的线下生活既充实又快乐。

自从在上海流浪动物基地领养了一只英短蓝猫——巴乔后,我把更多的闲暇时间放在逗猫上。猫的智商确实不亚于一个三岁的孩子,小巴乔就有八百个心眼子。也许因为有过被弃

小葛兄:

今日傍晚,乌云遮天,风雨大作,我贴在窗前望着楼下枝摇叶舞的树,再次想到你。听说杭州高温,晒干了过马路的蚯蚓。听闻这个消息,我有些悲伤,蚯蚓本该待在土里,怎会跑去过马路呢?说不定是赶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,抄近路而行,结果演唱会没看成,自己却人烟蒸发了。

这样一想,倒也不那么难过了,人间值得的事情不多,蒸发算是一个。

有一部我很喜欢的片子,里面讲到威士忌的酿造过程中,每年大约损耗2%的酒,就这么消失了,蒸发进空气里,永远没有了。苏格兰人给这2%一个迷人的说法,天使的一份,也是这部影片的片名。威士忌会蒸发,你也会蒸发,前者是对天使的馈赠,你的是给蚯蚓的慰藉,可好?

今年三月在你家乡,我们跑到田里拍照,站在“父亲的水稻田”几个白色的艺术字前。字在田里分布宽广,人聚成小堆儿,起初只顾着拍人,字未拍全,成了“亲的水稻田”。大家围着照片笑,这一幕没有人抓拍,留在了你们稻田里。

水稻也是我家乡的特产,东北大米想必你也有所耳闻。在我的童年,小镇的周边也有大片稻田,不晓得它的面积,只是一眼望去,与对面的人家像隔了一片海,我暗恋的男

小葛兄亲启

王薇

生就住在“海”的那边。彼时的我还没见过海,写到这里,想给你讲讲海,可竟想不起来第一次见到海的确切时间和感受,真是令人沮丧,我们还是说回稻田吧。

老家的稻田长在我的童年,夏天的稻田地里有许多蝌蚪,我和小伙伴提着罐头瓶捉蝌蚪,走在田埂上,青蛙闻声跃入水中,咕咚咕咚此起彼伏。一不留神踩偏了,一只脚陷进稻田的泥里,一使劲儿,脚拔了出来,鞋仍留在泥里。那泥啊,稀稀的,滑滑的,黑黑的……我闭上眼睛细细地追忆它的形态和触感,还有蹲在河边刷塑料凉鞋的小姑娘,有点想哭。

你说时间是怎样一下子就滑过了这么多年?若不是今日与你提起,我早把童年遗失了。仿佛一出生就是现在,被命运往前推着走,年复一年;没有什么悲伤的事情,却也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,日复一日。古人追求不悲不喜,从容淡泊的人生境界,我们倒好,把不悲不喜活成了麻木。

小葛兄,你是新酒,正赶上流量网红短视频大行其道,不像我,四十年陈酿,从纸质阅读时代的澎湃中走来,与这个时代脱节,跟周围的人比显得老派。

有些时候,我很想给

我很少看电视剧,偶一观之,却对其中某些用语发生疑问,觉得可以提出来讨论。不是用语本身不通,而是用得不恰当,有些时代错位。比如,在民国年代的人物口中,会出现“我得到消息后,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”之类的话语,听起来很别扭。在我的记忆里,“第一时间”这种用语,是到上个世纪末才开始流行起来的。这之前,以我之孤陋寡闻,还没有听到过。这就涉及文学语言的时代感问题。

语言是社会交流的工具,无论是语音、语法或词汇,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,其中尤以词汇变化最快。这就给写历史题材的作家带来难题。完全用你所表现的该时代语言来写吧,如果时代隔得远些,不但一般作家不具备深厚古汉语知识,无法下笔,即使能写出来,观众也无法听得懂。完全用现代的流行语言来写吧,观众能听懂了,但又太不像该时代的人物所说。当然,也有在历史小说中用现代语言,甚至用洋话的,如鲁迅在《故事新编》中写夏禹理水时,飞车上的大人们说其洋语:“古貌林!”“好杜有杜!”“古鲁几哩!”“O.K!”但这是讽

刺作品,作者有意为之;而且,飞车上原是些洋人,本当说洋话,所以该另当别论。

写到这里,我想起了鲁迅在1934年2月11日复青年作家姚克的一封信。当姚克想写秦代的历史题材作品,但不熟悉历史原貌,不知如何写,遂写信求教于鲁迅,鲁迅回信道:“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,我也茫无所知,耳目所及,也未知有专门的学者,倘查书,则夏曾佑之《中国古史》(商务印书馆出版,价三元)最简明。生活状态,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《武梁祠画像》,此像《金石粹编》及《金石索》中皆有复刻,较看拓本为便,汉时习俗,实与秦无大异,循览之后,颇能得其仿佛也。至于别的种种,只好以意为之,如必俟一切研究清楚,然后下笔,在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。”这里谈的虽不是文学作品的语言问题,而是写作历史题材作品的全面准备工作,但道理是相通的。既有严格的要求,又有通融的做法,很务实,“得其仿佛”一语,说得极好,值得今日写历史题材作品的作者参考。

一位遥远的朋友写信,可是微信和快递把人与人之间的联络变得触手可及。它们倍速了时间,稀释了等待,让写信成为一道近乎失传的手艺,一种矫情的行为艺术。我若是写了,对方收到恐怕就会吓到。

有些时候,我很想跟久未谋面的朋友一起喝酒,却翻不出一个适宜的人选,我总能替他们找到回绝我的理由,并为自己发出这样的邀约而不安。

我的女性朋友们,多半被母亲的身份锁定,奔忙于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半径内,连属于自己的周末都

是约定。约定以后,达成以前的时间里,静待,畅想,落空,有偶然,也要看机缘……平淡的日子

里,一个念想火花般地冒出来:我还有一坛酒存放在常山,什么时候,我和我的朋友们再次下江南,像上回那样,一杯复一杯,喝干再斟满。

小葛兄,这个月底我将去远行,那里被称之为“云的故乡”。说不定会遇到一个孤独的旅人,背着把寂寂无闻的吉他,秉烛把酒,他听我讲述半生的故事,我陪他吟唱到天明。

王薇
于老家的夏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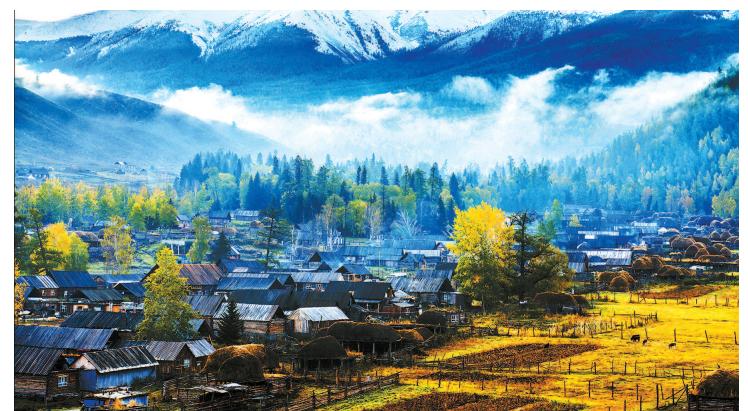


大凡看过京剧《武家坡》的人们,对王宝钏应该很熟悉。可是为了度饥荒,王宝钏挖的啥野菜?答曰:马齿苋!王宝钏靠的就是不屈的信念与执着的坚守,最终苦尽甘来,功德圆满。为了表达对王宝钏的敬意,后人亦将马齿苋称为“宝钏菜”。

我对马齿苋极为熟悉,孩提时代,每到夏秋时节,常去乡村采集。马齿苋通常都是贴地生长的,叶片小而厚实,茎紫红色,有筷子粗细。采回的马齿苋,通常焯水后晒干,留着春节蒸包子专用。马齿苋最大的特点是吃油,油少了,干巴,刮人,就是刮肚里的油水。但马齿苋馅心的包子有种特有的清香,是阳光雨露的气息?是时光积淀的滋味?很难说得清楚。若要马齿苋包子好吃,需在其馅心里掺点焯水剁碎的青菜。青菜新鲜多汁,清香滑嫩,能起到很好的中和作用。若再加放点猪肉和笋丁,那简直就是神仙的待遇了。

由于童年的经历,我对马齿苋颇有好感。如今每到菜市场买菜,只要见到马齿苋,我都要买些。马齿苋可生炒、凉拌,也可煮粥、煲汤,大凡其他野菜的烹制方法,均可借鉴移植。无论是哪种吃法,都要焯水,这样才能有效去除原有的酸味与苦味。就凉拌来说,焯水后,可剁碎,也可整条。剁碎显得细巧精致,专门招待客人;整条则豪爽大气,自己享用。凉拌的调料只需酱油、白糖、味精、香油、蒜泥便成,当然也可淋点陈醋,也可将蒜泥换成辣酱。若是再来点蚝油,那就更赞了。清爽细嫩,开胃解腻,还具有诸多的保健功效。

说来有趣,前不久,有个朋友向我诉苦,所采的马齿苋一点都不好吃。所包的饺子,酸溜溜的,水叽叽的,简直不能入口。问其采集的地点,答曰:“路边。”嗨!这位老兄真是省事。大凡路边的野菜都不好吃,一是长期有汽车尾气的污染;再者全是灰尘。路边的植物大都长得灰头土脸的。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有则王戎与“苦李”的故事,虽未交代“苦李”的成因,但不外乎三种可能,一是品种不好,其二其树长在道旁,受到了污染,第三或是两者兼而有之。邓丽君曾唱:“路边的野花,你不要采。”同样,路边的野菜哪,您也不要采。



边陲之村 摄于白哈巴村 候伟荣

线下生活快乐

梅莉